

長風萬里孤臣淚

孫尚志

——紀念項定榮老師（本文插圖刊第4頁）

流落國外歷盡艱辛

紐約聖若望大學顧問前紐約華美日報社長項定榮先生，身體健壯，精神旺盛，性情達觀，從無病痛，旅美四十年來，入境隨俗，一向自己駕車，樂於助人代勞。民國七十五年四月項先生賢伉儷金婚，親友分別在紐約、臺北慶祝，所攝照片滿頭烏髮，神采奕奕，一副青春永駐，百齡可期的壽者面相。不幸七十六年五月初在美逝世，噩耗傳來，一時不敢置信。項先生流落異鄉在最現實工商社會的美國紐約，歷盡艱苦與辛酸，度過四十年僑居的歲月，晚年遭癌症惡毒，初以為割除如葡萄的直腸腫瘤出院，當如雷根總統安然無恙。殊不知病入膏肓，癌細胞擴散入肝臟，手術後依舊無法進食，五月六日再入醫院，良醫束手，終於五月九日與世長辭，享年八十。

項先生食量甚大，有一項「六碗」盛名，近年我去紐約，每承盛宴招待，他還能陪我飯喫三碗，去秋因背部扭傷，服藥二個月而癒，但飯量大減，顯露早期腸癌症狀，今年三月底，始就醫診治，直至四月廿二日始入醫院割治直腸癌，廿九

日出院回家，已無力起坐床。杭州高中校友聖若望大學教授陳兆奎博士就近侍奉，項先生面露微笑，拱手答謝，不忘禮數。病危再度入院，已回生乏術。逝世前夕，立法委員吳望儼專程由臺北飛紐約前往病榻探視，相對緊握雙手，老淚橫流，情景最為感人，彌留時，逼視惟一送終的陳兆奎兄，似若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之中，未留遺囑，滿懷書生報國素志未盡的遺憾。當前美國人口四分之一死於癌症，一旦體弱無力抵抗或心緒沮喪，癌毒就乘虛而入，不可不慎。前中信局副局長周賢頌慨嘆老友凋零殆盡，皆由於生前飲食過量，倡言人到中年，少食多動才是養生之道，誠乃金石良言。

海外揚名身後哀榮

項定榮先生字行健，民前四年（一九〇八）

出生於浙江嘉興府的「銀嘉善」魚米之鄉，遠赴北京肄業北大預科，配合革命熱潮，於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畢業政大前身黨校二期，因成績優異，與同學馬星野、王醒魂等留校服務，受知當局，脫穎而出。民國十九年浙江省黨部改選，當選

委員兼訓練部長，受執行委員兼常委葉溯中器重，葉溯中於廿年兼任浙江省立杭州高中校長，當年與上海中學、揚州中學並稱全國最著名的三所省立高中。葉溯中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經其安排，項定榮於廿三年六月以廿五歲的青年才俊由教育廳秘書，出任杭高校長。在職三年四月任期內，把杭州高中辦得有聲有色。抗戰開始，學校後撤至金華瑣園，隨即改設聯高。項先生奉召至武漢就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陳誠辦公室副主任（主任葉溯中），後調陞秘書處長，以至抗戰勝利。項先生一生八十年歲月中，前半生四十年在國內，因緣際會，雖不能飛黃騰達，確也一帆風順。抗戰勝利後奉准出國考察，繼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由於戰亂戰事逆轉，大陸變色，在美投閒置散，流落異鄉，竟至老死紐約長島公寓陋室。他後半生備經艱苦辛酸，差幸於漫長歲月中，本老當益壯的堅毅精神，從事新聞文教工作，研究著述，不失中國人的書生本色。逝世後治喪單位包括政大、杭高校友會、紐約中華文化復興會、中華新聞社、華美日報、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三江公所及浙江省嘉善縣同鄉會等

社團；有吳望俊、陳裕清、龔弘、王森、夏志清、馬克任、沈錡等學者名流一百卅一人任治喪委員，文化鬥士，海外揚名，備極哀榮，英靈有知，當含笑於九泉之下了。

盡心杭高培育英才

項定榮先生承葉湖中校長餘緒，接掌杭高，更上層樓，是杭州高中最光輝的時代。聘好教師、選好學生、建好校舍、增好設備，硬體軟體兼備，校譽蒸蒸日上。杭高教師大多出身北大或留學東瀛飽學之士，他上任不帶私人，開誠佈公，消除門戶之見，聘請化學教師汪寶珊任教務主任。汪寶珊別號「汪鐵頭」重視學期考試，採會考方式，親自監考，非常認真，考試作弊開除，一科不及格留級。聘政治淵源不同的傅雲（前省社會處長），這位藍衣社負責人，對學生生活採軍事管理，實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愛國教育，每晨六時吹號起床，校長必親臨升旗朝會講話，課外活動不但積極（趕出自修室）且多姿多采包括球類、田徑、游泳、爬山、射擊、拳術、軍樂，甚至騎馬及駕駛汽車，饒多興趣。另聘來自八婺女中的嚴行任總務主任，嚴行外號「工人主任」操守清廉，與工人為伍幫同操勞，後來杭高因戰亂後撤；全賴嚴行安排到他的故鄉瓊園嚴氏宗祠上課。杭高學生尤文能武，競勝於試場，逞能於操場，造就了不少卓越人才，如王森、沈錡兩位大使，董年生、鄭不非等名醫，張兆麟、張殿、金仲原等名將，胡鴻烈、甘其綬等名大律師，太空專家發明耐高温材料的徐立誠博士，

英國皇家海軍深造的副機專家吳漢博士，突破傳統採用電腦方法研究易經有成的大師美國易經學會理事長應鼎成，海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宋晞、張秉權、趙既昌、全泰勳、陳兆奎等，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杭高兩項教學及管理上的創舉也值得一提，其一與同濟大學合作創設以德文為第一外國語，英文為第二外國語的德文班，先後辦廿六、廿七、廿八年各一班，畢業後直升同濟大學不必再讀預科，其二學生推選代表組織膳食委員會，自理膳食，學校不加干涉，輪流採買、監廚，採行雙筷雙匙制度，以公筷分菜，私筷進食，重營養衛生而免口涎傳染疾病，獨樹一幟；近年來孫觀漢博士大聲疾呼，並以科學方法實驗證實五吃口水之害，提倡分食，仍效果不彰，中國人積重難返的壞習慣，改革也就太難了。

民國廿五年四月項校長與上海名媛陸祖芬小姐締婚於杭州西湖湖濱清泰第二旅館，陸亞東同學前往觀禮，偷瞧禮堂上的結婚證書，新人年齡男廿九，女十九。全泰勳同學參加軍樂隊在禮堂上大奏結婚進行曲，至今津津樂道，全校同學都嚐到喜糖，項夫人畢業哥大教育學院後，考取聯合國任職資料室，卅年後退休，無生活上後顧之憂，項先生雖流落異鄉，猶能專心於海外的文化事業。戰時杭州淪陷前夕，項先生於錢江大橋炸毀後，始雇一葉扁舟橫渡錢塘江，黯然神傷的離別了悉心經營的杭州高中。

我肄業杭高三年，全在項校長定榮老師任期之內，受到他言教身教的化育至深，項先生人品

清廉耿介，寬於待人，嚴以律己，慷慨有禮，和協大眾，治事竭盡心力，擇善固執，公而忘私，雖遭橫逆，鏗而不捨，樂觀奮鬥，忠黨愛國，始終不渝，堂堂的樹立了中國人完整的人格。在我個人的印象中，項校長和顏悅色，積極勇敢，有着用不完的全身體力和滿腔潛力，走路時，身前傾，頭右偏手右擺，堅強有勁，不稍後顧，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五十年後再見到他，依稀猶如當年。

任勞任怨負責訓練

抗戰初期為動員全國青年，增強抗戰建國力量創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成立伊始，先生奉層峯徵召赴武漢，經先總統蔣公兼團長，核派任中央團部書記長辦公室副主任，一度調總務處長，及後書記長辦公室和總務處合併成立秘書處，項先生任秘書處長六年之久，主管全團人事財務及中央團部的文書、總務，工作繁重，本早到遲退的敬業精神及謙抑和協，樂於與人合作，以發揮行政效率。每日處理文稿甚多，思路既快，振筆疾書，字跡清晰，案無積牘，自己能做之瑣事，從不假手工友代勞。一次日機空襲，辦公室大部分被毀而疏散北碚悅來場，他仍留守城中，下鄉時悅來場淹水，獨來獨往大踏步赤足涉水而過，平易近人者如此。

其間亦曾兼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教育組長及主任秘書，復赴北碚及成都籌辦青年營活動，任勞任怨，對戰時黨政幹部訓練策劃，尤多獻替。民國卅四年五月德軍投降，世界大戰歐洲戰

場結束，項先生奉派參加中央團部西歐戰後重建考察團，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十月隨團由重慶搭美軍專機越喜馬拉雅山駝峯先至印度加爾各答，經中東、埃及，長空萬里抵達英倫。考察行程包括英、法、比、荷及瑞士，憑弔諾曼第盟軍登陸戰場，參觀荷蘭填海工程。三十五年三月，由法國乘美艦抵達美國，訪問美國軍事基地及工業設施，考察任務至六月結束，暫住紐約，請准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課程；夫人陸祖芬女士亦自上海來美國深造。但從此失去了返回祖國效命的機會。其間陳良主政上海，張道藩主持立法院均有延攬之意，惟格於政治情勢，知難而退。項先生後半生的四十年，與前之一帆風順之際遇，截然不同，他在美毫無憑藉，孤軍奮鬥，歷經艱困辛酸度其淒苦的晚年，令人無限同情。

心懷祖國始終如一

大陸變色，有家歸不得，鑒於國際宣傳之重要，與新聞界友好潘公展、賴琿等創辦紐約華美日報，民國四十年五月發刊，枵腹從公擔任五年總經理後，於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開始參加紐約中國新聞處工作，創刊中國新聞社，以中文稿件，航寄美、加、南美、西歐各中文僑報採用，同時仍留任華美報董事兼文書。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專任華美日報社長，迄民國六十五年六月退休，七年中撰社論，校大樣辛苦備嘗，長久支持華美日報繼續出版，誠非常人所能及。展開國民外交，喚醒僑胞，團結自救

，愛護祖國，自立自強，名言讜論，令人無限敬佩。

自華美日報退休後，承聖若望大學副校長薛光前推介，受聘聖大顧問，主持聖大亞洲研究中心，專研孫中山史料編著「國父七訪美禮考述」曾獲中山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所得獎金除購書分贈親友外，另捐贈杭高校友會基金。項先生說：畢生工作中最值得回味的，就是擔任杭高校長。他久居紐約，他的知名杭高學生十二位，尊師之隆，猶如聖徒對耶穌基督之虔敬，項校長伉儷無子女承歡，對學生視如子女，親愛異常。

項先生旅居國外，對僑情最瞭解亦最關心，撰文多篇，呼籲僑胞團結，語重心長。他先後擔任紐約中華文復會總幹事、副會長，主編會刊「文薈」，促進華僑團結合作，提高華僑在美國政治地位。發起組織政大美東校友會，任會長十年，贊助浙江省立杭高校友會美東分會，每年校慶，必親臨參加，歡唱校歌：「人文蔚錢塘，多士踴躍趨一堂……樹人樹木堪同況，翠柏夾道兮永相望……」

項先生對僑界未能合作無間，滙成整體力量，至死仍耿耿於懷。孫觀漢博士近著：「美國能，中國也能」之「華僑和合作」文中，引述項先生：「華人在美地位的兩起兩落」文中「華人在美的人數與力量，已經未可小覷。但是無庸諱言的，乃是不能合作團結，缺乏團隊精神，彼此勾心鬥角，爭名奪利，專搞分裂而互相扯腿，不能滙成一股較大力量，很少華人社會不開內部糾紛，很少華人企業不發生爭吵。對公益事不熱心，

喜歡擴大私人意氣的爭執，組織社團乃是便利少數人的操縱，公司企業很難超越家庭體制的範圍，每個華人的智慧都很高，但是三個「諸葛亮」聚在一起，反而成不了一個「臭皮匠」……。」這種劣根性如不徹底革除，我們華人在美國恐怕不容易更上一層樓，繼續提高政治、經濟、社會和學術上的地位，更談不到與英、德、日本、猶太等族裔抗衡，孫博士對先生深入觀察僑情的報導，不但同感，更是極表欽佩。

念老校長與田字房

項先生長年以孤臣孽子心情，於異域苦鬥以適應新環境，略如前述，但他對祖國的熱愛，無時或忘，先後於民國四十二年、六十一年、七十一年三次返臺。第一次是華美日報創刊之後，他的「訪臺見聞雜記」曾經由教育部印行小冊。第二次是我退出聯合國後，經由僑委會邀請，以華美日報社長身分，訪問臺灣及金門廿日並參加先總統蔣公當選連任就職典禮，海外僑胞來臺慶賀，總數達三千六百多人，情況異常熱烈，回美後發表「訪臺心影」社論十篇，報導臺灣「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安定局面，對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內閣陣容觀感一新及十項經濟建設的開展，寄以無比信心。第三次則於退休之後，有四十天心情輕鬆逸興過飛的觀光旅遊，杭高校友會代表機場迎迓，盛宴洗塵，史學家宋晞教授撰文歡迎，項先生此行所撰「臺遊雜記」盛讚臺灣義務教育的成功，國家達成現代化，對「商品仿冒名牌」、「喫在臺北」、「消費力超過生產力」

各點有所建言，熱愛祖國之情，流露於字裏行間，感人甚深。

今年政大，創校六十週年項先生特撰「創校先賢及南京田字房」一文以為紀念。撰文時他

創校先賢及南京田字房

已瘦弱無力，臥病在床，猶飲水思源，感念故校長蔣介石先生化育栽培之功，抱病執筆，令人感傷。此文追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校長蔣先生創黨校於北伐成功後，培成大批青年幹部，受訓學

生三百七十人中亦有少數女生，由各省保送或公開招考。全文敘事翔實，生動活潑，這是項先生逝世前最後遺作，茲恭錄全文於後，以結束本文。

項定榮

借「田字房」為校舍

政大前身——中央黨務學校的創立，是迫於當時的國民革命形勢，而倉促建校。由於北伐軍事的意外迅速進展，蔣中正總司令率軍於一九二六年，先後攻下了武漢及南京，在廣大的收復地區，極需有大批青年幹部，擔任各項黨政工作，於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幾經商討籌劃，決定在南京創立中央黨務學校。

黨校成立之初，連校舍也沒有，祇好暫借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的「田字房」上課及辦公。那是一座磚築的舊式洋樓，還算堅固寬暢，從高空俯瞰，活像方方正正的一個大「田」字。前面是一大塊操場，後面則是樹木扶疏的「梅窩」。另有大門出入，不與東大相混雜。

省市黨部遴選保送

黨校校長由蔣總司令兼任，負責人都是黨國要人：教務主任戴季陶先生，副主任羅家倫先生；訓導主任丁維汾先生，副主任谷正綱先生；總務主任陳果夫先生，副主任吳抱峯先生。三位正

主任公務太忙，日常校務都是由副主任分別主持。

黨校的學生，乃是由各省市黨部遴選保送，不限於國民黨員。在底定地區採用公開報名的方式，軍閥統治地區則以秘密方式進行。我是浙江省黨部保送的，到杭州去參加筆試和口試，僥倖被錄取。記得當時各省市保送的學生，總數三百六七十人，絕大部份是男生，女生不到三十人。學歷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已經大學畢業，有的尚未進入過大學，大部份是在大學肄業，而在社會上做事的。大家抱着一股革命的熱忱，充滿奮鬥的勇氣，準備喫苦犧牲，投身於國民革命的洪流。

密集速成式的教學

黨校的功課採取密集速成的教學方式，冀望把大學政治、經濟、法律的兩三年課程，在一年內趕完，簡直是一種填鴨子的辦法。沒有假期，連星期日上午也有事情要做。除開白天要上八小時課外，還得要接受軍事訓練；晚上出席各種研討會，由訓導處的幾位訓導，分組擔任指導。幾

乎把學生們忙得喘不過氣來！

教授陣營中，不乏第一流的學者。給予學生印象最深的，有講授「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周佛海，後來雖然曾經附逆，為大家所不齒，但他授課時條理清楚，說的話就是一篇好文章。還有王世杰先生講授「五權憲法」，條分縷析，要言不煩。段錫明先生講授各國政制，往往批評時政，深刻透徹極了。羅家倫先生上課時，總是帶着一大堆書籍資料，東翻西檢，拙於言辭而不得要領。此外如方東美先生的人生哲學，趙蘭坪先生的經濟學，余井塘先生的合作理論，都是很叫座的。

龍潭血戰轉危為安

黨校開學不到半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幾乎迫使學校關門。第一件是國民黨內部嚴重分裂，左右兩派壓迫蔣總司令辭職下野，北洋軍閥孫傳芳乘機反撲，渡過長江進攻龍潭，南京城內砲聲隆隆可聞，形勢十分危急。黨校把學生以軍事編制，準備跟同政府隨時撤退。幸而龍潭血戰，何應欽、白崇禧將軍，得到決定性的勝利，北洋軍